



中国现代文学

管窥

王维燊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管窥

王维 桑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管窥/王维粦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550-0326-7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5414 号



中国现代文学管窥书

王维粦

责任编辑 任心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

厂 址 福州市金山橘园洲工业区台江园 6 号楼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30 千字

印 张 20.25 插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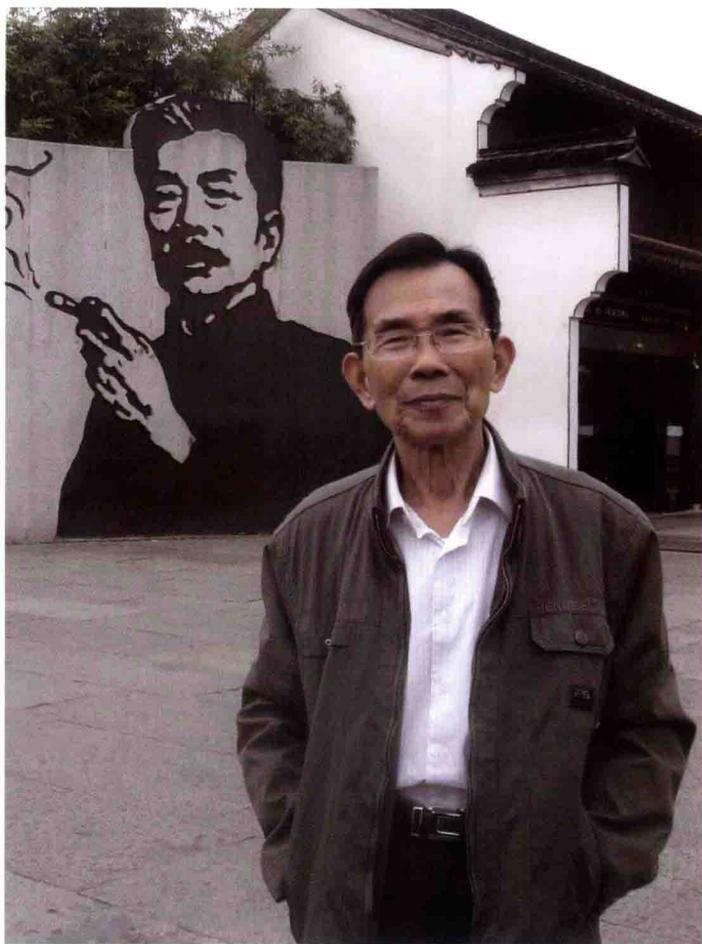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326-7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王维棻近照，2012年10月13日摄于绍兴鲁迅故里

《中国现代文学管窥》序

孙绍振

俗云文如其人，我与王维藻先生同事四十余年，印象中他乃谦谦君子，言谈举止透露不求闻达的淡定，然读先生之《中国现代文学管窥》，方知数十年印象之空洞。其文显示出学术坚执而自信，求新而严谨。对于学术资源，皆于细微中见功夫，与吾辈好读书不求甚解异趣。本书第四辑，《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写作时间考证》、《庐隐家世与生平事迹拾遗》、《中国诗歌会史实辨析二题》，虽非鸿篇巨制，其补缺漏、匡俗见之史料，往往凝聚于三言两语之间，不难看出大量精力之投入。此等为学之精神，令人想到传统之“朴学”和时下俗话之“草根”精神。由此思之，观其文胜于观其人。

这种刨根究底的钻研，非某些斤斤计较于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钻牛角尖者可比，其最可贵处乃在于小细节挖掘出大深度。如对郭沫若《女神》1928年前后版本中差异的考证，从修改处揭示其间思想大转折之隐秘。1921年5月《女神·序诗》中，郭沫若虽宣告“我是个无产阶级者”，“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但是，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资产阶级思想家同样顶礼膜拜，高呼“万岁”；在歌颂十月革命的同时，又让列宁喊出“自由”、“人道”、“正义”的口号。据此作者正面指出许多名家，包括臧克家、楼栖（按，其实还有邵荃麟）等，仅仅片面引用1928年以后的版本（“鼓动阶级斗争”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实行共产主义”的列宁，让列宁呼出“为阶级消灭而战哟！/为民族解放而战哟！/为社会改造而战哟！”）就轻率地做出不切实际的拔高。两个版本显示了郭沫若由一般的个性解放的鼓吹者，转变为以社会主义的信仰者对自己进行了某种批判。在学术问题上，王维藻的谦谦君子风度和坚持



信念形成了有趣的对立统一。

固然资源使他洞察幽微，但忠于原生资源并不是他学术的终极目标，作者更加认真的是，在这样的坚实的基础上调动颇为可观的理论资源，进行思想的探索。最见功力者乃第一辑论述普罗米修斯形象及其在中国的嬗变诸文。光是从选题来看，就不甘随俗。聂绀弩和巴金的历史小说颇为“冷门”，但是，文章并不以选题之冷取胜，而是在学术资源比较薄弱的领域，展开思想的深度探索。

如果说在开掘史料方面显示了作者微观的辨析的精致的话，那么在“冷门”的分析中，则表现出作者宏观的概括的气魄。母题集中于普罗米修斯和丹东，而所展示的时空却是相当广袤。就普罗米修斯而言，在薄伽丘、卡尔德隆、歌德、拜伦、雪莱、纪德等笔下发生种种变幻，引出对古希腊这个形象作原始要终的还原：在最原始的众神谱系中普罗米修斯在阿提刻是个小神，到了赫西俄德的《神谱》就有创世主、殉道者、斗智者的意味。而埃斯库罗斯的创造在于把他塑造成一个既是天才的智者、勇者，在宙斯的统一事业中功高盖世，又反抗宙斯的专横残暴，违背其意旨，为人类盗火，并把文字、造屋、航海、医药等知识和技艺传授给人类，使人类由“愚者”变得“聪明”，而自己却因而遭到残酷的肉体的惩罚，成为千古悲剧的先驱、先知、圣者。作者的结论是：普罗米修斯乃化身为人类殉道者的刚毅高贵精神的一个象征、一个范型。

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阐释普罗米修斯在古希腊的嬗变，不过是个引题，目的是为了引出这个形象在中国的嬗变。具体来说，就是郑振铎和聂绀弩笔下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前者塑造了人神战争时代英雄化的普罗米修斯形象，后者则是发现和塑造了中国的普罗米修斯——鲁迅。作品篇幅并不长，影响也并不是很大，学术文献不多。但是作者认为这显然乃是一个不该忽视的环节，其思想和艺术成就应该引起充分的重视。应该说，这是一个发现。作者显然很珍视这个发现，为了把这个发现提升到学术的、理论的高度，他不但系统梳理了从古希腊到雪莱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的形象系列，而且调动了相当广博的理论资源，从马克思在1841年的博士论文到《经济学手稿》，从黑格尔的《美学》到荣格的《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从卡西尔《人论》到别林斯基到勃兰克斯的论述，乃至于姚斯的接受美学，德国文艺理论家弗·施莱格尔的研究，最后作者又引用普罗米修斯的话“一切神的王权不打倒，

人类的苦难就没有止境”，归结为专制王权与民主的冲突，并将之提升为更高的普泛意义：人和神（即暴君、独裁者）的冲突。为了给读者解读聂绀弩和郑振铎的创作提供中国当年的思想背景，又引用了茅盾《神话·普洛末修偷火的故事》和杨晦的译本《普罗密修士》。把郑振铎、聂绀弩的作品放在这么宏观的世界学的历史背景上，显然，作者立意在以大手笔做一系列大文章。

分析郑振铎1933年8月至1934年3月创作长篇小说《取火者的逮捕》，聂绀弩1941年10月创作短篇小说《第一把火》，似乎属于比较文学课题，但作者并未拘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的思路，而是强调世界性母题在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变异。重点分析郑振铎小说的第四篇《神的灭亡》。指出在埃斯库罗斯、雪莱的作品中，人和神的冲突是潜在的，不外化为直接对抗的形态，而郑振铎拆除了天上和人间的界线，营构人和神对立统一的双重艺术世界；与此对应，盗火人间、普罗米修斯受审、人神大战三个场境乃构成最有独创性部分，郑振铎显然感到雪莱抽象的人的胜利，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可能是空想，因而，特别指出：人神冲突必然导致人神战争，社会变革必须用社会革命取代社会改良，描绘了“一人为全体，全体为一人”相号召的大规模群众性场面。对此王维桑的总结显示出难得的热情：“‘倒神运动’的全过程，怒不可遏的反叛者组成‘歼神军’攻破阿波罗神殿，攻占神权的中心亚灵辟山。”但是，热情并没有使作者失去学术的严谨，接着他就很鲜明地指出郑氏当年的局限：“由于作者对现实斗争的隔膜，所描写的‘倒神运动’还停留在被压迫者自发性骚动的阶段，缺乏革命启蒙的反叛者在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方面还显得不成熟，偏激的复仇情绪表现在连普罗米修斯也和神族一起沉落无底的深渊。”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以说是对郑氏之作的全面结论了。但是，从文章的构思来说，接下去应该转到聂绀弩的同一母题的小说。在二者的连接上作者运用了他所精细的版本考订功夫，引用郑氏对初版本的修订：“现在看来，取火者柏洛米修士，人类的好朋友，是不应该和‘神’之族一同被消灭的。”“‘人’是终于光辉地得到最后的胜利了！”这就很自然地成为引出聂绀弩的《第一把火》逻辑的过渡。

作者借此巧妙地作逻辑的转折，指出聂绀弩笔下的神和魔并不像在郑振铎笔下是绝对对立的，而是有一个相互转化的过程，神是一定历史阶段进步力量的代表，魔是反动势力的代表，人则一直沦于奴隶的地位。神在与魔的



⋮

中国现代文学管窥

⋮

搏斗中获得胜利，并不是情节的终点，而是蜕化的开始。蜕化后的神实际上变成了魔：“把魔曾经加在神身上的一切，那曾经为神所不能忍受的枷锁，压榨，都加在另一种被统治的生物上了，就是那叫做人的生物！”

从这里不难看出聂氏的深邃，聂氏对人性的批判：暴君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从被压迫者走向胜利的必然。这里隐约透露出聂氏承继了鲁迅杂文风格，当然其思想基础是无所畏惧的彻底的辩证法。这种冷峻和深邃是郑振铎所缺乏的。这不能不令我想起聂氏的《我若为王》，“我”（王）尊荣至高无上，但是，却感到“寂寞和孤独”。那些奉承“我”的人，没有感情，没有自尊，没有人格。他们是一群奴才，连同“我所敬畏的尊长和师友也无一不是奴才”。从人的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并不是人，只是一群奴才的首领。“做奴才们的首领，我将引为生平的最的耻辱，最大的悲哀”。接着而来的是对立面的又一度转化：

我将变成一个暴君，或者反而正是明君。我将把我的臣民一齐杀死，连同我的尊长和师友，不准一个奴种留在人间。我将没有一个臣民，我将不再是奴才们的君主。

这个逻辑转折使得“暴君”和“明君”的内涵发生了转折。这样深邃的思想，可以说，把普罗米修斯的母题发挥到了极致。不要说郑振铎，就是卡尔德隆、歌德、雪莱、纪德也是望尘莫及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王维藻对聂绀弩的论述，不但是大发现，而且应该说是一大突破，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研究上一大空白的填补。

维藻先生此书内容相当广博，为序之理想乃在以简御繁，胜任者虽大家亦稀，明知管中窥豹，仅见一斑，然铅刀一试，维藻当能见谅也。

2014年10月6日

赞叹和惋惜

——维桑同志的《中国现代文学管窥》序

姚春树

无论从学历看，还是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经历看，维桑同志都是我素所尊敬的学长。不过在拜读维桑同志的这本如他本人一样质朴谦逊的论文集《中国现代文学管窥》（以下简称《管窥》）之前，我们彼此之间，可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熟悉的陌生人”。我们都在福建师大文学院工作，他在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我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室。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曾一起受命共同负责主持过中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助教进修班，那时我们曾经有过非常愉快的合作，而且，我们还曾经一道住在师大阳光新村，几乎是比邻而居。从这些方面看，我们可以说是非常亲近、非常熟悉的。不过，我们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上专业方向是不相同的。他研究的是鲁迅诗歌、现代新诗和现代历史小说，我研究的是中国现代散文和中国现代杂文，在学术研究上，我们各自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几乎是互不来往的。我只听说，他专业基础扎实雄厚，学风严谨、律己极严，非常关心当代学术理论动态，学术上有相当造诣，至于其他方面，就不甚了了。从这方面看，我们彼此还是比较陌生的。这样，我们彼此之间，可以说是有些让人遗憾的“陌生人”了。

近来，我在反复拜读维桑同志的《管窥》的过程中，以上那种貌似亲近的陌生感的遗憾逐渐消失了。《管窥》让我完全领教了维桑同志的学术品格，同时，在我反复拜读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赞叹和惋惜之情。

《管窥》收录作者从1979年至2000年期间文章，分为四辑。第一辑收录作者论巴金的历史小说，论聂绀弩的神话历史题材小说，以及外国的和中国现代以普罗米修斯为题材的悲剧、诗剧和历史小说的研究论文六篇；第二辑



收录作者论屈赋和鲁迅诗歌以及有关现代新诗的论文、品诗小札五篇；第三辑收录收入《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中的写得颇有见解、情致和文采的赏析文章七篇；第四辑收录有关话剧、诗歌和庐隐的生平事迹考实论文五篇。以上论文刊登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和《新文学史料》六篇，刊登在一般核心期刊九篇，在学术界产生过影响。

《管窥》第一辑中的《艺术聚光：历史人物塑像中的反思——论巴金历史小说》、《怪诞·梦幻·象征——论聂绀弩神话历史题材小说》和《盗火神普罗米修斯形象及其在中国的嬗变》等长篇论文，都有着论题的新颖、视野和思路的开阔、艺术分析的精湛、见解的精辟和文字的富于情韵等特点，都是有关学术研究领域的开拓创新之作。第二辑中的《屈赋与鲁迅诗歌》，是作者在写完《鲁迅诗歌赏析》（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后的精心结撰之作，在鲁迅诗歌和屈赋关系这一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廖诗忠同志在撰写其博士学位论文《鲁迅与中国先秦文化》时，说他在论述鲁迅与屈原及屈赋之关系时，“从维翰老师的大作《屈赋与鲁迅诗歌》获益良多。”这一辑中的《“五四”前后新诗流派之我见》、《试论新诗歌派与新诗歌运动》、《选择与效应——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诗歌流派竞争》，龙泉明先生在其专著《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突出引用了其中的精辟论点和有关资料，并将其列为该书的主要参考文献。第四辑中的那些考证性论文，体现了作者作为文学史研究者那种格外细心、认真扎实的学术品格。这其中的《庐隐家世与生平事迹拾遗》一文，读后不免让人为之动容。作者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知难而进，“在时断时续的两三年摸索、调查过程中”，“对庐隐的祖籍、家世乃至她父亲、舅父的姓名这样极普通又极重要的史实，以及《自传》中提及的庐隐经历中重要的背景史料，直到如今依然留下空白或含混之处”，作者均给出尽可能圆满的答案。

我在拜读这本论文集时，是始终伴随着赞叹和惋惜的。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作者那些高水平论文中读出了作者能做出更大学术建树的可能性，这令我赞叹不已；可能由于作者的体弱多病和过于谦虚谨慎的个性特点，限制了这种可能性在学术研究上开出更灿烂的花朵、结出更丰硕的果实？每念及此，我又常常不免扼腕叹息、废书而叹。

目 录

第 一 辑

- 盗火神普罗米修斯形象及其在中国的嬗变 (3)
- 变异与重塑
- 论雪莱创造的普罗米修斯形象 (24)
- 怪诞·梦幻·象征
- 试论聂绀弩神话历史题材小说与剧本 (35)
- 艺术聚光：历史人物塑像中的反思
- 论巴金历史小说 (55)
- 丹东形象的历史嬗变
- 从毕希纳、罗曼·罗兰、阿·托尔斯泰到巴金 (72)
- 一篇值得重视的史作
- 巴金《法国大革命的故事》评介 (89)

第 二 辑

- 屈赋与鲁迅诗歌 (103)
- 试论新诗歌派与新诗歌运动 (119)
- “五四”前后新诗流派之我见 (134)
- 选择与效应
-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诗歌流派竞争 (145)
- 品诗小札
- 郭沫若《凤凰涅槃》 (155)



郭沫若《天狗》	(168)
闻一多《一句话》	(174)
闻一多《死水》	(179)
徐志摩《再别康桥》	(184)
徐志摩《沙扬娜拉一首》	(189)
戴望舒《我的记忆》	(192)
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	(197)
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	(201)
艾青《手推车》	(209)

第 三 辑

《狂人日记》的象征主义艺术

——兼谈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游移视点”	(217)
---------------------------	-------

对阿 Q 典型的思考	(227)
------------------	-------

反思·忏悔·启示

——谈涓生、子君的爱情悲剧	(233)
---------------------	-------

北平城里的乡下佬

——也谈祥子形象	(239)
----------------	-------

供奉“人性”的神庙

——读沈从文《边城》	(247)
------------------	-------

茅盾——作家的知友和导师	(252)
--------------------	-------

毫盞赤子心 道尽相思情

——读冰心《话说“相思”》	(260)
---------------------	-------

第 四 辑

从《女神》中两首诗的修改谈《女神》研究	(265)
---------------------------	-------

漫话夏衍的话剧初作《都会的一角》	(272)
------------------------	-------

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写作时间考证	(276)
-------------------------	-------

中国诗歌会史实辨析二题	(284)
-------------------	-------

庐隐家世与生平事迹拾遗	(295)
-------------------	-------

后记	(312)
----------	-------

第一辑

盗火神普罗米修斯形象及其在中国的嬗变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有西方学者谈起神话人物普罗米修斯形象创造和再创造的历史。从 1964 年起，R. 特鲁逊就开始谈论普罗米修斯形象在欧洲的历史了。“他从埃斯库罗斯（Eschyle）谈起，接着谈到薄伽丘（Boccace）、卡尔德隆、赫尔达（Herder）、歌德、雪莱（Shelley）、基内（Quinet）、布尔泽（Bourges）一直谈到纪德，他带我们沿着一条使人兴奋的路线走去……”^① 遗憾的是他谈的只是这一形象在欧洲的历史，忽视了东方，忽视了中国。导致这一研究领域一个空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研究者没有把中国作家的创作成果推向世界。

本文对相关古代、近代和现代几部作品进行抽样考察，通过历时性和共时性的交叉研究，剖析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和同一时代、同一国度的普罗米修斯形象以及他与历史文化环境、与作者思想视角的内在联系；结合形象的嬗变探讨艺术创造中带普遍性的一些问题；并借此表明：中国作家的创造性劳动，有资格在普罗米修斯形象再造的世界格局中占一席之地。

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前 525—前 456 年）不朽功绩之一，是在世界文学

^① [法] 马·法·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3 页。



⋮

中国现代文学管窥

⋮

史上创造了被马克思誉为“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①的普罗米修斯的范型。

希腊神话是希腊艺术的沃土，艺术家的幻想力和创造力被它激活，从它那里猎取多种多样的原型和素材。从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到悲剧中的普罗米修斯，是艺术创造的一个飞跃。

神话中流传着普罗米修斯的不同说法。有说普罗米修斯知道天神乌刺诺斯把种子埋藏在泥土里，他用河水润湿泥土捏塑人，从各种动物心脏里提取善和恶装进人的胸膛。雅典娜惊奇于他的创造物，把灵魂和呼吸吹送给这仅有半个生命的生物。赫西俄德的《神谱》说，普罗米修斯教凡人把网油裹在牛骨上面以欺骗宙斯，宙斯识破他的诡计，故意挑选了骨头，两人因此结下了夙怨。宙斯不让人类吃肉，把火藏起来，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受到严厉的惩罚：用铁链来缚，以箭穿胸，叫鹰啄食他能再生的肝。之所以重提上述为大家所熟悉的神话，意在说明这一原型内涵的多义性，艺术家可以从创世主、殉道者、斗智者等不同视角来观照和表现。

神话的幻想性、神奇性、现实性的多重品格，给后人提供了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等多向度研究的广阔领域。荣格认为原始意象或原型，是先民在集体生活中无数次经验的贮藏、积淀，代代相传并内化于深层的心理结构中，“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残余。”又说：“它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并且显现于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任何地方。因此，它本质上是一种神话形象。”^②卡西尔参阅了杜尔克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对原型持另一见解，他说：“不是自然，而是社会才是神话的原型。神话的所有基

^① 马克思在1841年写就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并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在该论文《序言》中，引用了埃斯库罗斯剧本中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作为哲学的格言，反对一切天上和地下的神，反对“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又再次引用普罗米修斯对众神使者海尔梅斯回答的话：“我宁肯被缚在崖石上，/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借此高度赞扬“普罗米修斯是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190页。——笔者新注。

^②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20—121页。

本主旨都是人的社会生活的投影。”^①对普罗米修斯原型也存在释义的多样性，譬如宙斯对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惩罚和宙斯儿子赫拉克勒斯释放普罗米修斯的喻义，有人理解为儿子代父亲赎过：“正合着世间两句金子一般的名言：善人必受好报；父亲做下的过失，还得儿子来补救呀！”^②泛性论的弗洛伊德对于普罗米修斯从宙斯那里盗火藏在木茴香杆中的解释颇为奇特：木茴香杆象征阴茎，只因普罗米修斯抑制了将扑灭火种的射精，才设法保住了木茴香杆中的火种^③。

仅仅从这个原型本身和后人阐释的多义性，就不难想象从人物配置、冲突铺排、题材意蕴的总体构思来塑造普罗米修斯形象，是一项需要第一个艺术创造者投进多么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的艺术工程。

正因为神话是先民集体无意识的虚构，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创造物的意义。有了给定的原型，艺术家解读时如果没有卓越的识见，就不可能开掘出埋藏其中的真谛。英国古希腊文学研究学者汤姆逊精辟指出：人们从埃斯库罗斯“他解释这些神话背后的意义客观到什么程度，也就正好用来衡量他能把自己从原始思想形态中解放出来的程度”^④。一旦形象在受艺术家价值观念、情感取向制约的心灵中发酵、成熟，这时，给定的原型中各种元素就会被汰选、提炼、升华而变形变性，这是取材神话原型的古典艺术家一般的创作规律。此其一。

其二，在众神谱系中，普罗米修斯在阿提刻是个小神，他在当时民间中的影响不如酒神狄奥尼索斯；在雅典圣林的一座庙里，普罗米修斯和火神赫淮斯托士并立在一座台上，从这里庶几可看到当时希腊人心目中的普罗米修斯仅享有与火神同等的地位和荣誉。因此，把普罗米修斯塑造成众神中出类拔萃的尊神，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都表现出埃斯库罗斯非凡的眼力和艺术的天才。

① [法] 杜尔克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转引自 [德]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01 页。

② 茅盾：《神话·普洛末修偷火的故事》，《茅盾全集》第 10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27 页。

③ K·K·卢斯文：《神话》，耿又壮译，马伯骧校，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5 页。

④ [英] 格·汤姆逊：《埃斯库罗斯与雅典》（节选），水建馥译，《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研究》，陈洪文、水建馥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75 页。